



辛亥大都督

尹昌衡

田闻一 著

辛亥大都督

尹昌衡

田闻一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辛亥大都督尹昌衡/田闻一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321-3999-6

I. ①辛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尹昌衡(1884~1953)-生平事迹

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6003 号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封面设计:周志武

辛亥大都督尹昌衡

田闻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625 插页 2 字数 316,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999-6/K·313 定价: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怀着深深的敬意，
献给在祖国风雨如磐的岁月里，
搏来第一线微芒之光的辛亥志士和亲爱的读
者朋友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目录

- 第一章 红袖添香遇险 / 1
- 第二章 深夜里,“四川屠户”赵尔丰思绪绵绵 / 14
- 第三章 兵变,骇人听闻的成都兵变 / 56
- 第四章 砥柱中流 / 66
- 第五章 动人春色何须多 / 80
- 第六章 尹都督的婚礼 / 91
- 第七章 雪域将星,今晨陨落 / 100
- 第八章 化干戈为玉帛 / 113
- 第九章 太夫人审案和铁面总监 / 120
- 第十章 西征平叛 / 130
- 第十一章 北京妥协和巴塘遇险 / 146
- 第十二章 在历史夹缝中从容应对 / 156
- 第十三章 打前炉惊变 / 166
- 第十四章 最初是笼络 / 173
- 第十五章 酒醉骂袁 / 180
- 第十六章 失脚天津卫 / 188
- 第十七章 大总统挂牌罗织罪名 / 197
- 第十八章 缚虎容易纵虎难 / 210

- 第十九章 黄鹤楼上中计,功亏一篑 / 221
- 第二十章 冲不破的黑网 / 232
- 第二十一章 对大总统拍桌子和气死京师警备总司令 / 249
- 第二十二章 阎锡山相助,最终潜离京师 / 256
- 第二十三章 轮船上,白天活见“鬼” / 262
- 第二十四章 护国会,只身退川军 / 272
- 第二十五章 酒席宴上,被迫归隐 / 282
- 第二十六章 智斗川中新贵杨森 / 293
- 第二十七章 听孙中山召唤,鼓余勇再出川 / 307
- 第二十八章 名医斗法和造福桑梓 / 318
- 第二十九章 八风吹不动,端坐紫金莲 / 327
- 第三十章 不得安宁的黄昏 / 340
- 第三十一章 梁玉楼魂离阿屋山 / 347
- 第三十二章 在月城,身不由己 / 354
- 第三十三章 枪声,在阳光明亮的正午止息 / 366
- 第三十四章 冬已去,春回大地 / 386
- 后记 / 394

第一章 红袖添香遇险

一九一一年(辛亥)秋,成都深夜。

这夜星河灿烂。那轮巡行在钢蓝色夜幕上的皎皎明月,随着夜色深沉,隐进了白莲花般的夜幕里,随即被卷上来的黑绒似的夜幕裹紧。于是,新任四川省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家月光如水的庭院,一下子隐进了朦胧的黑暗。而阶沿下、庭院中、假山下、鱼池边,原先如鼓的蛙鸣、蟋蟀的鸣唱也渐次减弱,最后趋于沉寂,万籁无声。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!”这时,高墙外,更夫突然敲响了三更。“家家户户,当心火烛!”更夫苍老的声音和着水波纹一样的铜更声渐行渐远,竹梢风动,有种说不尽的悠长、凄迷意味。这时,尹家后院,有一缕橘黄色的灯光从一扇窗棂里流泻出来,洒在窗外的鱼池、假山上——只有尹昌衡还在夤夜披阅公文。

电灯早已停熄。成都唯一一家私营电灯公司——启明电灯公司因为战乱,至今尚未恢复正常运行。虽说公司对省市几个要害部门特别优待,但过了午夜也拉了闸。

军政部长那张宽大锃亮的办公桌上,现在点的是两支大红蜡烛,大红蜡烛挂在左右两只对称的梔子形铜烛台上,随着蜡烛的燃烧,不断往下流着烛泪。烛光幽微跳跃,使时年二十七岁的军政部长,于朦胧中显得格外英武沉稳。他个子很高,足有一米八几,因此有“尹长子”之称。一身戎装的他,这会儿越发显得四肢修长,体格结实匀称,肩宽腰细,五官端正,隆准剑眉黑发,双目炯炯有

神。不管从哪方面看，他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男子。

忽然，他从厚厚的卷宗中抬起头来，看着闪烁跳跃的烛光，不禁皱了皱剑眉，长条脸上，流满了忧思。新生的军政府如今形势异常严峻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有“四川屠户”之称的川督赵尔丰，虽然在形式上将政权交给了立宪派领导人蒲殿俊，双方请省城绅士出面，拟定了《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》；实际上赵尔丰是以退为进，蒲殿俊等人对赵尔丰作了最大的妥协。条约规定，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，但军权仍由赵尔丰的旧部朱庆澜掌握，而且朱庆澜还是副都督。条约保留赵尔丰由原清政府授予的川滇边务大臣衔，获准暂留成都；而且，川局以后仍然每年向赵尔丰提供三十万两银养他的边兵。旗人方面，居住在洞天福地般少城内的终生享受的俸禄，亦由军政府照样供应。条件如此优厚，赵尔丰仍不满意，提出：他除节制现驻扎在川康一线、由傅华封率领的边军十一营外，有可能还要招募兵丁，扩大边军，以后增加的开支也需四川新局供应……软弱至极的蒲殿俊等人一一满足了赵尔丰的要求后，赵尔丰这才交出大印。同日，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在成都宣告成立。

蒲殿俊上任伊始，很快公布了军政府组成人员名单，唯最重要的一角——军政部部长空缺。这是有缘由的。长期以来，尹昌衡在川军中深孚众望，而且新军高级将领，如彭光烈、宋学臬、孙兆鸾等都信服尹昌衡，跟在他身边团团转，却根本就没有把书生一个的蒲殿俊放在眼里。蒲殿俊不选尹昌衡做他的军政部长，当然也不敢选其他人，这一角就搁起了。彭光烈、宋学臬、孙兆鸾等人为此非常气愤，怒冲冲找上门去质问蒲殿俊：“尹昌衡明明是军政府军政部长的不二人选，你为啥子专门不要他出任？以前赵尔巽、赵尔丰兄弟当都督时压制他，未必今天你蒲伯英（蒲殿俊，字伯英）也容不下他？你不说清楚，今天我们就答应！”

看着这些或坐或站满满当当一屋子身穿黄呢军服、腰上别着手枪、挎着指挥刀的兵爷们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副都督朱庆澜的心早就虚了，躲了。蒲殿俊也是暗暗心惊，他绵扯扯地说：“各位有这

个要求,很好。我们会慎重考虑,是不是请各位先回兵营去,让我们商量商量?”

蒲殿俊,时年三十六岁,是个饱学之士,广安人,清光绪年间的进士。一九〇四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,专修法律,一九〇六年,在日本发起并成立川汉铁路改进会,旨在抵制清政府向西洋列强借款修路。一九〇八年学成回国在京任法部主事,后回川;一九〇九年任四川咨议局局长,鼓吹保路,为川省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。

彭光烈见蒲殿俊如此搪塞,毛了!他用一双虎彪彪的眼睛,愠怒地上下打量了一下蒲都督。蒲都督皮肤白皙,方正的脸上有双细眯细眯的眼睛,缺少杀气;剪的寸头,头发又黑又粗,钢针般直立;中等身材,西装革履,一看就是个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。

这样的人往往吃软不吃硬!看蒲伯英如此不叫话,彭光烈发作了。他走上前,碗大的拳头“砰”地往桌上一砸,穿着马靴的脚一只抬起,踩在凳上,两条浓眉一耸,满带杀气地沙声沙气地说:“既然军中弟兄们都推举尹硕权(尹昌衡,字硕权)当军政部长,这还有啥子商议的?找哪个商议!四川人办自己的事,肯信还要别人点头才行!俗语一句‘四川猴子——服河南人牵’,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事!”在场的军官们全都附和,军刀枪械弄得“乒乒”响,简直就是耍兵变的样子。

蒲殿俊被吓住了。

“好吧!”他开始下软话,“既然你们这些新军的盖面菜(四川话,代表人物)都一致推选尹昌衡作军政部长,我看也行。不过,事关重大,总得容我与有关方面商量一下!”看宋学臬又要毛,他赶紧改口,“所谓商议,不过是个程序,请诸位宽限两日行不行?”至此,彭光烈、宋学臬、孙兆鸾等这才带着一帮高级军官走了。走时,他们故意把脚上的马靴在地板踩得“冬冬”响,无异于示威。

蒲殿俊之所以不喜欢尹昌衡,一是不喜欢他桀骜不驯的个性;二是因蒲殿俊本身是立宪派人,与激进的同盟会还有相断的距离。而尹昌衡、彭光烈等人都是同盟会的。事后,他就此事征求了副都督朱庆澜的意见,朱庆澜坚决反对,又找罗纶等人谈,他们的态度

却是不置可否。蒲殿俊本想把军政部长这个要职给周骏。周骏，四川金堂县人，与尹昌衡一样，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生，时任新军团长，军衔比尹昌衡低一级。就在蒲殿俊找到周骏，两下讨价还价之时，从彭光烈处得知消息的尹昌衡稳不住了。那天早晨，他身着一身蓝色仿绸长袍，装作很悠闲的样子，来到岳府街，在门口挂有军政府（筹）白底黑字的牌子前踌躇再三。他想进去，却又找不到进去的理由；想离去，又不愿意放弃。反复再三，就在他决定走时，适逢已经被提名为民政部长的邵从恩送客出来，看到他马上招呼：“硕权，你来得正好，蒲伯英正找你！”

尹昌衡心中一喜，跟着邵从恩进去了。

“四川省军政府马上就要宣布成立，实乃我川人破天荒之大事！”蒲殿俊如此说，尹昌衡正等着他说下文，蒲殿俊却转了口气说，“硕权，你是军事上的行家，以后这方面的事要请你多帮忙！”

“帮忙？”尹昌衡很不以为然地说，“这个忙怎么个帮法？”

“叶荃是你留日时的同学吧？”

“叶荃？！”尹昌衡明白蒲殿俊找他的用意了。叶荃，云南省人，字香石，人长得黑瘦黑瘦的，眼睛有些凹，目光贼亮贼亮的。这人不仅是他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过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。尹昌衡从广西桂林回川后，在川督赵尔巽那里当了个官，说起来不小，军衔是少将，却是没有实权的编译科科长。当时，叶荃在教练处作帮办，他们的办公室门对门。这个人思想很守旧，忠于清廷，现在他手中有五营精兵，驻扎在嘉定（现乐山），对新生的军政府采取敌视态度，随时都可能挥军向成都进攻，对新生的军政府有相当威胁。

尹昌衡要蒲殿俊把话说明。蒲殿俊说 he 现在是光杆司令，省内的好些军队他都调不动，他请尹昌衡出面去乐山说服叶荃归顺军政府。

“我就这样单人匹马去嘉定（乐山），要叶荃归顺？”

“你们是同学在嘛，过后又是同事，你在川军中又有威信……”蒲殿俊一个劲给尹昌衡戴高帽子。

“叶荃这个人我了解，他不吃这一套！”

“那你说咋办？带兵去打？”

“你有这样的力量吗？！”尹昌衡如数家珍地给蒲殿俊算了笔账：赵尔丰留在打箭炉（现康定）一线的十一营百战边兵，是军政府的大乱，这批军队最近由赵尔丰的心腹大将、川边代理大臣傅华带着不管不顾地朝成都方向靠，准备营救赵尔丰……军政府现在唯一可用之兵都由彭光烈带到雅安去了，准备阻击傅华封。

“是呀！”蒲殿俊牙痛似的咧了咧嘴，两手一拍，一副捉襟见肘、愁肠百结的样子。他再三要求尹昌衡去做叶荃的工作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！”尹昌衡深明大义，“我可以去嘉定解决叶荃的问题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蒲殿俊高兴得两手一拍，“不知硕权你有些什么要求？”

“简单，就是要点钱。”

“好多？”

“大洋两千！”

蒲殿俊想想答应了下来。

尹昌衡刚刚回到家中，蒲殿俊就派人把钱如数送来了。尹昌衡从新军中找来二十个相知的军官，为首的叫黄泽溥，尹昌衡代表军政府发给每人一百块大洋，交代了任务。这二十个军官很听尹昌衡的，即刻买舟离蓉，去了嘉定（乐山）。在乐山，他们按计而行，尽可能地在叶荃军中进行分化瓦解，联络同学好友故旧，挖叶荃的“墙脚”。待这些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，黄泽溥这才去接近叶荃，带去了尹昌衡的问候。

对于这个“问候”，叶荃心中清楚，却不以为然。为了表明他反对军政府的态度，叶荃大摆宴席，先是请以黄泽溥为首的二十名军官赴宴，宴席上他大放厥词。然后，叶荃又请黄泽溥等在嘉定大戏院看戏，故意点了一出《取成都》，其用意，一目了然。戏开始前，叶荃跳上戏台，明晃晃的灯光下，只见他将手在武装带上一叉，

大声武气地说：“今晚我请各位看一出《取成都》，明天我就带领我的部下真的去取成都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场上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打熄了叶荃头上的一盏灯。与此同时，场上反正的军官们纷纷开枪，场面极度混乱。叶荃情知大势已去，赶紧趁夜溜了，带一部分亲信溜回了云南。

而就在尹昌衡在嘉定立下大功化解了军政府心腹大患之时，蒲殿俊却将军政部长这个最重要的职务给了周骏。蒲殿俊趁彭光烈、宋学臬、孙兆鸾这些尹昌衡的贴心大将都带兵在外镇压赵尔丰余孽之时，宣布了这项人们久久期盼的任命。

可是，蒲殿俊的算盘打错了。他低估了尹昌衡、彭光烈等一批人在川军中的作用。当周骏宣布就任，并在家中大摆宴席，遍请川军中营以上军官时，竟无一人登门。这就表明，在川军中，无论是旧军还是新军，他都指挥不动。周骏又羞又恼，当即向蒲殿俊递交了辞呈。

至此，自以为大权在握的蒲殿俊，还有赵尔丰的旧部朱庆澜才知道“锅儿是铁打的”，知道了尹昌衡在川军中雷打不动、不可动摇的地位。蒲殿俊既后悔又着急，不得不放下架子去请尹昌衡“消除误会”，“为大局计，请一定出山，荣任军政部长”！

尹昌衡素来心胸宽广，也不计较，他只是对这个当了二十天都督的蒲殿俊幽默道：“咦，蒲伯英，你硬是磨子上睡觉——响（想）转了嗦！”而尹昌衡上任伊始，立刻将彭光烈、宋学臬、孙兆鸾等人放到了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位置上……

这会，让尹昌衡深感不安的是，上任不几天的军政府都督蒲殿俊一错再错，他先是给军中放假，而明天还要在北较场举行阅兵式。军政府刚刚成立，不稳定因素很多，况且，军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饷。弄不好，在阅兵时，如果有赵尔丰的人暗中挑动，发动兵变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他今天下午再三劝阻蒲殿俊放弃明天的阅兵式，可他就是不听！

突然，他感到饿了，很饿很饿。他从荷包中掏出一个金壳瑞士怀表看了看，不由皱了皱眉。到这个时候了，翠香咋还不送宵夜

来？往天这个时候，酒菜早已摆了上来。他精力过人，在这非常时期，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。他可以不睡觉，二十四小时连轴转，却不能少一样东西——酒！他善饮，且酒量过人。他最爱绵州大曲，兴致来时，一口气可独饮四瓶，他是个“爱书爱酒爱剑爱美人”的年轻人。

翠香到哪里打晃晃去了？啄瞌睡去了？不可能！翠香是姨太太杨倩的贴身丫头，杨倩是个对自己多么体贴而对下人又是多么严厉的主子，翠香是个多听话多把细的丫环，咋会有这等粗疏之事，这样的事从未出现过！尹昌衡越想越狐疑，他抬起头看着门，脸色有些愠怒。忽然，他听到从远处传来了脚步声，他凝神静听，越听越不对劲。

尹昌衡是离成都仅几十里的彭县人，祖籍湖南，是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后裔。他出生于彭县乡下的一个耕读世家，少时家贫。一九〇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，因为在军校中出类拔萃，一年后就被清政府保送去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学习了六年。他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军事干才，他一下就听出来了，来人不是翠香。翠香穿双底子很薄的布鞋，走路时脚步爱擦着地皮，走得“嚓嚓”声很轻。猛地，他露出惊讶，他听出来了，是姨太太杨倩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

“哪个——？”这时，只听门外的卫兵莽声莽气地喝问。

“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嗦！”杨倩的一口成都话说得脆生生的，尾音拖得很长，听得出来，她很不高兴。

“咦，死女子！”杨倩人还未到，声音早到了，“你硬是赵巧儿送灯台——一去不回来喃！”

“啊，是太太嗦！”门口卫兵压低声音说，“三更都过了，部长还不肯休息，我们咋劝他都不听。太太，你去劝劝吧！”

随即，门“咿呀”一声轻轻推开了。杨倩转身关门时，头都不抬就开骂：“翠香，啥时候了，还不转去？鬼迷心窍了嗦！”她以为颇有些姿色的丫环在同丈夫调情。及至她转过身来时，抬起头，灯光下看得分明，姨太太好个二八佳人。她容貌姣好，身上穿了件银

狐色夹旗袍，紧裹着玉体，这就把她窈窕、颀长而又丰满合度的美妙身躯展露得淋漓尽致。一双顾盼生姿的杏眼，伏在弯月似的黛眉下。剪着齐耳短发，香腮红喷喷的，越发显得青春勃勃，光彩照人。

其实，时年二十七岁的尹昌衡尚未完婚。她的未婚太太名叫颜机，出身名门，目前尚在广西。之所以他先娶姨太太，有段缘由。

一九〇九年，尹昌衡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六年留学生涯回国，按规定去北京武英殿会试分配工作。场面隆重。只有三岁的小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，就是日后清末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，被他的生父摄政王在一边照看，宣统像个玩具娃娃一样坐在镶金嵌玉的御椅上，煞有介事地注视着这批学成归来的大清国的军事干才。兵部尚书应昌担任主考，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是考官，他叫着候在殿下的一个学生的名上来接受应试，轮到了尹昌衡。当时，他的名字叫尹昌仪，字凤来。尹昌衡出生时是难产，母亲在床上辗转呻吟，难受之至，他就是不落地。不知从何飞来一只大鸟栖息于窗外树上，婉转啁啾，五彩斑斓，极为俊逸。其父尹仕忠疑为传说中的凤凰，很为怪异。他指着在树上婉转啁啾、五彩斑斓、极为俊逸的大鸟说：“凤凰，我妻肚中娃若是你投的胎，只管放心而去，我们会好好待他的！”母亲闻言也频频点，“凤凰”这才放心，冲天而去。与此同时，“哇”的一声娃娃落地，好大个胖小子，称称足有十斤，于是其父为他取名昌仪，字凤来。尹昌衡从小读书有天赋，又用功，强学博记，融会贯通。渐长后，他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，他认为“仪”字缺少力度，对“凤来”更不喜欢。《明史》有载，宦官大奸魏忠贤把持朝政期间，宰相施凤来就迎合魏忠贤，名列“阉党”，恶贯满盈，他怎能与这个施凤来同一个名呢！然而，古圣人曰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！”名字岂能是他想改就可以改的？现在，机会来了。

“尹昌、尹昌！”段祺瑞一连叫了两遍，见无人应，毛了！圆睁一双鹰眼，虎威威环视了一遍站在殿下应试的学子们，高举朱笔威胁，“尹昌未到吗？我再点一道，三点不到就除名。”

话刚落音，尹昌衡大步上前，捋捋马蹄袖，跪在红地毯上，朗声道：“想来大人刚才点的是小人名，因为名字中还少了最后一个字，所以不敢答应。”

“糊涂，你那最后一个字能叫吗？”

尹昌衡猛然醒悟，自己名字中最后那个“仪”字，犯了当今皇上的讳，便说：“请大人赐最后一个字。”

“就叫尹昌不好吗？”

“昌是我们尹家的排号。”

“这个，这个！”段祺瑞语塞，有些不耐烦了，“那你名字中最后一个字，自己取吧！”

“衡！”尹昌衡说，“最后一个字为‘衡’，‘百金之子，不骑衡’的‘衡’。”

“好！”段祺瑞应允。

尹昌衡终于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满意的名字。

因为在日本留学时，他与志同道合的唐继尧、李烈钧等人结为兄弟，加入了孙中山同盟会的秘密军事组织“铁血丈夫团”。他们在日本的言行，为清政府闻讯，却又没有拿到实据，将他们暗中列为“不可靠分子”。因此，虽然他们会试成绩都不错，却被判为“成绩不好，不予录用”。唐继尧被列为榜尾，大哭，说是“无脸见人”。

尹昌衡还算幸运，后来被分配到天津北洋第三镇做见习哨官（排长），同事钮永建、李书城是他留日时的同学，很为他不平，认为他屈了才。恰好李书城与广西巡抚张鸣岐是表亲，广西又正需要人才，他们就相约前去投奔。张鸣岐一眼就认定了尹昌衡，认为他有“元龙之气，伏波之才”，任命他为刚刚创建，即将招生的广西陆军学堂教务长（教导主任），而同时留学日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不过比他早三期的蔡锷是校总办（校长）。他们志趣相投，倾向革命，把陆军学堂办得极有生气。

那时广西桂林真是四川的人才荟萃地。新军协统胡景伊是川人（当时，清廷规定每个省只有一协军队，协相当于一个师），清末四川最后一个状元骆成骧和颜缉祜、颜楷父子也在那里。颜氏父

子是有名的学者、书法家。骆和二颜在广西法政学堂分别作监督、总办……时间不长，颜缉祜老先生慧眼识英才，看中了尹昌衡，托骆成襄出面，给自己的女儿、颜楷的妹妹颜机提婚。颜机年轻貌美有才，大家出生，尹昌衡很乐意，一说就成，双方订了婚约。

尹昌衡到哪里都不改脾性，在桂林他锋芒毕露，同当地同盟会关系密切，与覃蔭鑫、吕公望、赵正辛等人主办了《指南月刊》，因主张革命，言辞激烈，引起了张鸣岐的不满，勒令停刊；再经秘密调查，发现尹昌衡思想激进……张鸣岐觉得尹昌衡“傲慢不羁”、“好饮酒赋诗谈革命”，时常发些“有志须填海，无权欲陷天”的感叹，吓住了，这就委婉地给尹昌衡传达出解聘之意。

“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！”尹昌衡本是个红脸汉子，哪能受得了这个，主动辞职了。回川前夕，张鸣岐设宴送行，宴席上告诫他：“不傲不狂不嗜饮，则为长城！”尹昌衡根本不接受，对以“亦文亦武亦仁明，终必大用”！宴会后，颜楷代表父亲找他恳谈，并将一封颜缉祜写给川督赵尔巽的信给他后说：“我父亲同川督赵尔巽交情不错，你回川后将信交与赵督，你本身也有才，估计赵督会善待于你，量才录用的。”一生长袍马褂的颜楷看了看戎装笔挺、长身玉立、英姿勃勃的尹昌衡，缓声问，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今年已经二十有五了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按说，你是该完婚了，然而，一则不是时候，二则令妹年龄比你小了将近一半，她也还未到出阁期。现在你们完婚不合适，家父的意思是，你回到成都后，如果生活上需要人照顾，要娶房侧室也可以。”经学大师颜楷白皙的脸上有些潮红，心里很不平静，注意打量未来妹夫的表情。

“要得！”尹昌衡快人快语，回答得很干脆。

回到成都后，他就先讨了房姨太太杨倩。杨倩是成都人，年轻美丽，性格有些躁辣。生活上，她把尹昌衡经佑得巴巴式式的。她会唱竹枝词，又是新婚，真是一时不见，如隔三秋。这不，杨倩找来了。

“咋的？”尹昌衡看着满是怒气和醋意的姨太太，“翠香根本就没有来过嘛，到这时了，连鬼花花影子都没有看到嘛！”

“咦，死女子，简直是在臊皮，一会儿见到她，我喊她拿话来说！”出水芙蓉般的杨倩看着夫君嫣然一笑，娇嗔地撅起樱桃小嘴，桃腮绯红，偎在丈夫身上，美目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“三更都过了，还不睡？”

“我事多，你先休息吧！”

“你不睡，我也不睡！人家一个人等你，等得毛焦火辣的！”她扭动丰满合度的身子，随手从头发上取下一支银笏子，调皮地一笑，拨灭了一支红蜡烛，屋内的光线骤然黯淡了许多。

年轻的军政部长一下子心跳如鼓，血液加速，挽紧了杨倩的细腰。

“你是要学关二爷（关公）秉烛待旦，还是要学柳下惠坐怀不乱？”杨倩扬眸粲然一笑，越发水灵娇媚。

尹昌衡把她抱得更紧，感到她年轻丰腴的肌体在微微颤动。他开始有些不能自持。

杨倩轻轻打了一下他的手，吁吁轻喘道：“回家嘛！”

“好，回家！”尹昌衡这才站起身来，挽着姨太太朝厅外走去。

刚出门，一股冷风迎面扑来。尹昌衡喊声不好，将杨倩顺手往屋内一推，敏捷地往阶檐上的大红柱后一躲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只飞镖“嗖”地插到他面前的抱柱上。

“刺客，你哪里走！”熹微的天幕背景上，尹昌衡只见自己的镖师燕子武七从檐下忽地跃起，箭一般飞身到院子中那株虬枝盘杂的百年古柏上，一声怒喝，劈手去拿刺客。两个人开始激烈交手。武七个子比刺客小得多，但手段明显高强，出手千钧，招招式式都是杀着。两人在树上闪转腾挪，拳来脚往，连合抱的大树也在发抖。

卫兵慌了手脚，举枪要打。

“憨包儿！”尹昌衡一声断喝，“这都打得吗？你不看两个人在树上缠在一起！”看卫兵放下枪，他转身招呼杨倩，“快来看啊，燕